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卷十一

烏程嚴可

元王皇后

置宗師詔 元始五年正月

蓋聞帝王曰德撫民其次親親曰相及也昔堯陸九族舜惇敘之朕曰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族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為宗室自太上皇曰來族親各曰世氏郡國置宗師曰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曰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曰聞常曰歲正月賜宗師帛各

十匹 漢書平紀

議九錫禮儀詔 元始五年

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已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  
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雖曉  
喻罷遣猶不肯去告曰孟夏將行厥賞莫不矐悅稱萬歲而退今  
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  
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已聞究于前議其九錫禮  
儀亟奏

漢書王莽傳

封劉歆王惲等列侯詔

元始五年正月

義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廱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  
符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

漢書平紀

改葬傅太后及丁姬詔

元始五年

因故棺為致椁作冢祠已太牢謁者護

漢書外戚定陶丁姬傳

封師丹為義陽侯詔

元始五年

夫褒有德賞有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  
僭號甚悖義禮關內侯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  
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  
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  
先賞後罰之義非所旨章有德報厥功也其旨厚丘之中鄉戶二  
千一百封丹爲義陽侯

漢書師丹傳

詔賜免馬宮策

元始五年

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目光祿勳議定陶共王母諡曰婦  
人曰夫爵尊爲號諡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  
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已惑誤上爲臣不忠當  
伏斧鉞之誅幸蒙灑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  
出備三公爵爲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庭無心復居守府無宜復食  
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曰

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已、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灑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不奪君之爵邑、已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

者、曰侯就第、漢書馬宮傳、葬曰太皇太后、詔賜宮策、

出平帝、騰妾詔、元始五年十二月

皇帝仁惠、無不願哀、每疾一發、氣輒上逆、害於言語、故不及有遺

詔、其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漢書平紀、

令安漢公居攝詔、元始五年十二月

蓋聞天生眾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已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朕已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曰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

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遂同殊風至于制  
作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驚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  
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  
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曰武功縣爲安漢公采  
地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

漢書王莽傳

封劉嘉爲師禮侯詔

居攝元年

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

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曰杜衍戶千封嘉爲師禮

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

漢書王莽傳上

封孔光孫等詔

居攝元年

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部步兵  
將軍建皆爲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  
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爲同心

侯林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意侯豐孫匡為并力侯益邯建各二

千戶漢書王莽傳上

進封莽二子及兄子詔居攝三年

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為新舉公賞都侯臨為褒新公封光為行

功侯漢書王莽傳上

冊罷董賢元壽二年六月

間者曰來陰陽不調舊害並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

安侯賢未更事理為大司馬不合眾心非所曰折衝綏遠也其收

大司馬印綬罷歸第漢書董賢傳哀帝崩莽使請者曰太后詔即

皇太后詔曰大司馬賢年少不合眾心其上印綬罷卿此冊約文

策免彭宣元壽二年七月

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曰輔國家綏海內

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馬印綬便就國漢書彭宣傳哀帝崩莽白太后

策宣

策王莽為安漢公 元始元年正月

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僚眾位而

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自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故賜嘉號曰

安漢公輔翼於帝期於致平毋違朕意 漢書王莽傳上

策遣龔勝邢漢 元始二年六月

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曰老病罷

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

曰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曰官職之事煩大夫

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曰終高年賜

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 漢書兩龔傳哀帝崩王莽秉政勝與

太中大夫龔勝供乞骸骨於是王莽依韓福故事白遣勝漢策

策安漢公九錫文 元始五年五月



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請詔之日、公進  
虛聽朕言、前公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  
侯、消于長、曰彌亂發姦、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卽位、驕妾  
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  
自是之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曰病辭位、歸于第家、爲賊臣所陷、  
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  
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  
宜于公、引納于朝、卽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間、忠策輒建、綱  
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  
之本正、天地之位定、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  
失、天下和會、大眾方輯、詩之靈臺、書之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  
於今復興、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  
義、脩立郊禘宗祀之禮、曰光大孝、是曰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

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于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眾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爲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目助祭、共文武之職、乃遂及厥祖、於戲、豈不休哉、漢書王莽

上

與成帝書

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虛、漢書敘傳

定陶傅太后

后、河內溫人、少爲上官太后才人、元帝爲太子、得進幸、及卽位、立爲婕妤、生定陶恭王、進號昭儀、恭王生哀帝、時成帝無子、徵立哀帝爲皇太子、及卽位、尊爲恭皇太后、尋尊爲帝太太后、後又更號爲皇太太后、稱永信宮、

詔丞相御史遣傅喜就國

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

畔放命圯族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

漢書

成許皇后

后昌邑人宣帝許皇后從弟嘉之女元帝時選為皇太子妃成

帝即位立為皇后專寵無子鴻嘉三年坐姊謁等視詛後官有

身者事發廢處昭臺宮尋徙長定宮後九年坐姊嬖事賜死

上疏言椒房用度

妾誇布服糲食加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

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涇穢不修曠職尸官數逆

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已塞責適壬寅日大長秋受

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

皆如竟寧曰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曰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織微之閒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曰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于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卽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于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曰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伎佞必欲自勝幸妾尚貴時猶曰不急事操人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織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舊故中官乃私奪左右之賤縉及發乘輿服縉言爲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左右多竊怨者甚恥爲之又故事曰

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曰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  
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  
所取也、其萌身所已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毋若未  
央官、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  
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故時酒肉有所賜、  
外家輒上表、迺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妾  
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事率眾多、不可勝、曰文陳、俟自見  
索言之、唯陛下深察焉、漢書外戚傳下、孝成許皇后、常寵於上、後  
官希得進見、上無繼嗣、於是省減椒房掖

延用度、呈  
后迺上疏、  
班婕妤

婕妤、樓煩人、班固之祖姑、成帝初、選入後宮、拜婕妤、鴻嘉中、求  
供養太后長信宮、

自悼賦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  
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威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  
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絜息兮、申佩離  
目自思、陳女圖曰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寢  
閭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妣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  
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柝館兮、  
仍纓祿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  
光兮、遂晦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  
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曰爲期、願歸  
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日潛玄宮兮、幽曰清、應門閉兮禁  
闔、扃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  
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繚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靚  
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

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  
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  
期綠衣兮白華自古今有之漢書外戚傳列女傳  
八漢文類聚三十

擣素賦

測平分已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已庶一作色聽霜鶴一作忽  
之傳音伫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沈雖松梧之貞脆豈榮彫其  
異心若乃廣儲懸月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  
未吐趙女抽簧而絕聲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  
綺靡振珠佩之精明若乃盼睐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  
麗皎若明魄之升崖煥若荷華一作衣之昭晰調鉛無日玉其貌凝  
朱不能異其脣勝雲霞之邇日一作月似桃李之向春紅黛相媚綺  
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點雙眉如張積肌柔液音性  
閑良於是投香杵扣砧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柱由貞

而響沈散繁輕而浮樵

藝文類聚作捷

節疎亮而清深含笙揔筑比玉兼

金不墜不篋匪瑟匪琴或旅環而紆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

申還或已離而復合翔鴻為之徘徊落英為之颯沓調非常律聲

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颺之遠近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

長卷清寡鸞之命羣哀離鶴之歸晚當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弛

琴桑間絕響漢上傳音蕭史編管曰擬吹周王調笙曰象吟若乃

窈窕姝妙之年幽閑貞一作靜專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

采綠之章發東山之詠望明月而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閱絞練之

初成擇玄黃之妙匹

一作逸

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想嬌奢

之或至許椒蘭之多術勸陋製之無韻慮蛾眉之為愧懷百憂之

盈抱空千里兮飲淚侈長袖於妍袂

藝文類聚作袂

綴半月於蘭襟表纖

手於微縫庶見迹而知心訖訟

藝文類聚作訖

路之遐負怨芳菲之易

泄

一作絕

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慙行客而無言還空房而



掩咽古文苑又見藝文類聚八十五有刪節

報諸姪書

記言屬見所賜趙婕妤書曰相比元帝被病無惊但鍛鍊後宮貴人書也類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寫實若家人夫婦相與書矣何可比也故略陳其長短令汝曹自評之御覽引婦人集

趙皇后

后號飛燕本陽阿主家人成帝召為婕妤永始元年立為皇后哀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哀帝崩貶徙北宮尋廢為庶人自殺

奏牋成帝

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遺肆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視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月脈不流飲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聽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為佳瑞更期蕃育神

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言聞秦醇趙飛燕別傳

### 趙昭儀

昭儀名合德飛燕女弟成帝既幸飛燕因召合德為婕妤後拜昭儀居昭陽宮屢殺皇子成帝崩太后詔問狀自殺

### 奏上趙皇后書賀正位

天地交暘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為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言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沈水香蓮心椀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央萬金錦一匹瑠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絲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簽精金瓠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鑪一枚文犀辟毒箸一雙碧玉膏簽一合趙飛燕外傳

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襪三十五條言陳踴躍之心金華

紫輪帽、金華紫羅面衣、織成上襦、織成下裳、一作下裙、五色文綬、鴛鴦

襦、鴛鴦被、鴛鴦褥、金錯繡襜、七寶綦履、五色文玉環、同心七寶釵

黃金步搖、合歡一作合浦圓瑤、琥珀枕、龜文枕、珊瑚玦、馬瑙彊、雲母扇

孔雀扇、翠羽扇、九華扇、五明扇、雲母屏風、琉璃屏風、五層金博山

香鑪、回風扇、一作席、椰葉席、同心梅、合枝李、青木香、沈水香、香螺卮

九真雄麝香、一作九真雄黃麝香、七枝燈、西京雜記上

與籍武詔記

取牛宮、合舍婦人、新彥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

也、

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

告武曰、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

赫蹠書

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

又與籍武詔記

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已上並漢書孝成趙皇后傳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漢校刊

全漢文卷十一終

全漢文卷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王濞

濞、高帝兄仲之子、十一年封沛侯、十二年封吳王、孝景三年反、伏誅、

下令國中

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史記吳王濞傳、漢書吳王濞傳、

發使遺諸侯王書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

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故國雖狹、地方二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曰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曰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關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博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曰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曰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封千戶、皆爲列侯、其曰軍若城邑降者、率萬人、邑萬戶、如

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曰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富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目聞、

史記吳王濞傳  
漢書吳王濞傳

### 齊王襄

襄齊悼惠王肥之太子、高帝嫡長孫、孝惠六年嗣位、孝文元年

薨、諡曰哀王、

### 遺諸侯王書

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

自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

齊悼惠王世家作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呂王諸呂、分齊為四

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

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曰今天下宗廟所目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

史記呂后紀又見齊悼惠王世家漢書高

五王傳皆小異

### 淮南王安

安淮南王長之子高帝之孫孝文八年封阜陵侯十六年封淮

南王元朔五年削地五縣元狩元年謀反自殺有淮南子內篇

二十一卷中篇八卷集二卷

### 屏風賦

惟茲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為喬木孤生隘弱畏金彊族移

根易土委伏溝瀆飄飄危殆靡安措足思在蓬蒿林有樸樸然常

無絲悲愁酸毒天啟我心遭遇微祿中郎繕理收拾捐朴大匠攻

之刻雕削斲表雖剝裂心實貞懃等化器類庇蔭尊屋列在左右

近君頭足賴蒙成濟其恩弘篤何惠施遇分好沾渥不逢仁人永



爲枯木

藝文類聚六十九初學  
記二十五御覽七百一

上書諫伐南越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  
匱乏，威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  
生，自己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誅越，臣安竊爲陛下  
重之，越方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不可已冠帶之國法，度理也。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已爲不  
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已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  
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  
二，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  
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  
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已地圖察其山川

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者、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目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曰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橋而踰嶺、托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巨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軍擊之、曰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檣、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譏

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曰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曰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慘于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山地形者、多曰越爲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曰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曰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曰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遁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絲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曰保地險、而

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曰入之，五倍適足，輓車奉饌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癘熱，暴露水居，蝮蛇蠶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曰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閔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曰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曰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曰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曰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益行，今曰兵入其地，此必震恐，曰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畱而守之，曆歲經年，則士卒罷歛，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

監祿鑿梁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遺，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言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心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較也。如使越人蒙死，微幸，言逆執事之類，行所與之率，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言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眾，足言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言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衣，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言覆露之，使元元

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言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得為陛下守藩，曰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憂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百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漢書嚴助傳

趙王彭祖

彭祖，景帝子，前二年封廣川王，三年徙封趙王，在位六十三年。  
征和元年薨，諡曰敬肅王。

上書告張湯姦狀

湯，大臣也，史謂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史記張湯傳

淮南王安罪議

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史記淮南王長附傳，趙主彭祖與列侯讓等四

十三人議  
又見漢書

訟太子丹

充通逃小臣苟為姦譏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已復私怨後雖

烹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已

贖丹罪漢書江充傳充有女弟嫁趙太子丹充因得幸久之丹與

死彭祖上書訟丹不許後竟赦出不得立

膠西王端

端景帝子前三年封膠西王在位四十七年元封三年薨諡曰

于王

淮南王安罪議

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獎惑百姓倍畔宗廟妄

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

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

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

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

百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

史記淮南王長  
附傳又見漢書

中山王勝

勝景帝子前三年封中山王在位四十二年元鼎四年薨諡曰

靖王

文木賦

麗水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擢枝幼鵠羸鷺單

雄寡雌紛紜翔集嘈噉鳴啼載釐雪而梢勁風將等歲于二儀巧

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隱若天崩豁如地裂花葉

分披條枝摧折既剝既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似鸞集鳳

翔青網紫綬環璧珪璋釐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霧



靡宗驥旅、雞族雉羣、蠟繡鴛錦、蓮蕒菱文、色比金而有裕、質參玉而無分、裁爲用器、曲直舒卷、修竹映池、高松植嶽、制爲樂器、婉轉蟠行、鳳將九子、龍導五駒、制爲屏風、鬱鼎穹隆、制爲杖几、極麗窮美、制爲枕案、文章璀璨、彪炳煥汗、制爲盤盂、采玩蜘蛛、猗歟君子、其樂只且、西京雜記下

間樂對

臣聞悲者不可爲縻、歛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眾煦漂山、聚蟲成羣、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目文王拘于牖里、孔子阨于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蟲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掃覆、

味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蝨生道遠路遠會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曰流離比干所曰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

漢書景十三王傳

劉長

長勝孫中山哀王之子

爲燕王旦命令羣臣

寡人賴先帝休德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曰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千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

聽朝三十餘年，曾無間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意亦子大夫之恩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章開揚和，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曰對寡人將察焉。漢書

子燕王  
且傳

燕王且

且，武帝長子。元狩六年四月封燕王。元鳳元年謀反，自殺。諡曰刺王。

上書請立武帝廟

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威，請立廟郡國。漢書

子傳

上書為丁外人求侯

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漢書外戚傳上

上疏請入宿衛

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曰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膚受之愬，日騁于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置爲典屬國。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爲搜粟都尉，又將軍都郎羽林道上移蹕，太官先置。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之變。漢書武五子傳

昌邑王賀

賀武帝孫，後二年，嗣父髡位為昌邑王。昭帝崩，徵入嗣，即位二十七日，為霍光所廢。元康三年，封海昏侯。

下令賜王吉

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漢書王吉傳

淮陽王欽

欽，宣帝子。元康三年，封淮陽王。河平初薨，諡曰憲王。

報舅張博書

子高，迺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顯至，誠納曰嘉謀，語曰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論意。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漢書宣元六王傳

迺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慳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下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

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

漢書宣元六王傳

楚王延壽

延壽元王交八世孫天漢元年嗣封楚王在位三十二年地節

元年謀反誅

遣廣陵王胥書

願長耳目毋後人有天下

漢書楚元王傳

梁王立

立梁孝王武八世孫陽朔元年嗣在位二十七年元始三年有

罪廢徙漢中自殺

對訊

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  
呂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往者傅相亦不純呂仁誼輔翼立大  
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

相所伺、宮殿之裏毛釐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曰視海內、數蒙  
聖恩、得見賞赦、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卽  
詐僵仆、陽病微幸、得踰於須臾、謹言實對、伏須重誅、漢書梁懷王  
平中、梁王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出  
特節卽訊、至移書傅相中尉、立惶恐、免冠對、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十二終

全漢文卷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義帝

帝名心楚懷王孫秦二世二年項梁求得之民間立為楚懷王都盱台漢元年項籍尊為義帝徙都郴二年英布承籍指陰令吳芮共敖擊殺之江中

與諸將約

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史記項羽本紀

項王

王名籍字羽一字子羽下相人楚將項燕孫秦二世元年從季父梁起兵為裨將二年楚懷王曰為次將封魯公三年拜上將軍漢元年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五年兵敗走烏江自刎死有兵法一篇



斬宋義出合軍中

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

史記項羽本紀

劉舍

舍項王枝屬賜姓劉文帝十年嗣父襄爵為桃侯

漢書功臣表作桃安侯百

官表作桃上侯今從史記項羽紀及申屠嘉傳

景帝時為太僕遷御史大夫中三年代

周亞夫為丞相後元年卒諡曰懿侯一云哀侯

請定箠令

箠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箠者

箠聲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

漢書刑法志景帝中六年詔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

陳餘

餘大梁人事陳涉為校尉趙王武臣曰為大將軍項王入關曰

南皮旁三縣封為成安君趙王歇又立為代王留相趙漢三年

韓信破趙斬于泝水上

遺章邯書

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曰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口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曰法誅將軍曰塞責使人更代將軍曰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鉄質妻子為僇乎

史記項羽本紀又見漢書項羽傳又見荀悅漢紀有增刪

宋義

義故楚令尹秦二世二年楚懷王曰為上將軍號卿子冠軍三年為項王所斬

下令軍中

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

史記項羽本紀

宋昌

昌、義孫、呂家更從高帝起山東、遷都尉、出爲代中尉、文帝元年、拜衛將軍、領南北軍、封壯武侯、景帝中四年、有罪、奪爵一級、爲關內侯。

勸進代王議

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竝起、人人自呂爲得之者、呂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雖動搖三矣。夫呂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呂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呂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

變百姓弗爲使其黨盜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  
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  
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  
勿疑也史記文紀丞相陳平太尉周勃使人迎代王張武等議稱  
疾毋往目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云云又見漢書文紀稍  
有刪節

孔鮒

鮒一名甲字子魚魯人一字甲或稱孔甲或謂之子鮒孔子八

世孫陳涉起兵目陳餘薦爲博士太師涉敗俱死陳下

將沒戒弟子

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  
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于有  
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孔叢子  
答問篇

孔臧

臧鮒從曾孫文帝九年嗣父孔叢爵蓼侯元朔二年拜太常

作修

五年坐事免

諫格虎賦

帝使亡諸大夫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  
被行岡巒手格猛虎生縛羆豺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  
此爲歡乃夸于大夫曰下國鄙固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  
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呂娛心故乃  
闕四封呂爲藪園境內呂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嚙夜  
則嗥吟飛禽起而翳目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  
刑深虞侯苑令是掌厥禁於是分募將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  
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置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鐘猛虎  
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忡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  
縛或隻或雙車徒抃讚咸稱曰工乃縛呂絲組斬其爪牙支輪登

較高載歸家

孟賁案常有脫文

被髮曠目，蹀躞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

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

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與百姓同之，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

林澤藪，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則不為害，今君荒于遊獵，莫恤國

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必亂，民

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曰：此為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

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孔叢子連

上

###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塘，漑

浸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修遠揚。天繞連枝，猗那其房，或拳

局目，逮下。常脫土字或擢迹而接窮蒼，綠葉累疊，鬱茂駢沈，蒙籠交錯。

應風悲吟，鳴鵠集聚，百變其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大

陽北被玄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乎半頃。清室莫與比，淡於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殺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曰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解酌樽。兕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當有意此楊樹，依我曰生。未丁一紀，我賴曰寧。暑不御筭，淒而涼清。內蔭我宇，外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賦。曰敘斯情。孔叢子連叢上。

鴉賦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鴉，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為常，棄常為妖。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志之士。忌茲鵬鳥，卒用喪已。咨我令考，信道秉真。變怪生家，謂之天神。修德滅邪，化及其鄰。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所修。棲遲養志，老氏之疇。爵祿之來，祗增我憂。時去不索，時

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令勤劇孔叢子連叢上又見藝文類聚

九十二御覽  
九百二十七

蓼蟲賦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道遙諷誦遂歷東園周旋覽觀憇于南蕃  
茲茂蓼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爰有蠕蟲厥狀似螟羣聚  
其間食之曰生於是寤物託事推況乎人幼長斯蓼莫或知辛膏  
梁之子豈曰不云苟非德義不曰為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必  
致驕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孔叢子連叢上又見藝文類聚八十二御覽九百四十八  
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臧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由來久矣然  
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眾口非非正將焉立每  
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非信於世而曰獨知為愆也人  
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歎爾而見俗儒結



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曰闡其業者哉  
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  
謂爲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曰爲堯舜同道  
弟素常曰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  
俗儒羣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知曰今離  
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  
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改  
變文體義類轉益難知曰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  
尚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  
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  
法假令顏閔不歿游夏更生其豈然乎不得已已貴復申之  
孔叢子傳

上叢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問汝與諸友講肄書傳滋滋晝夜循循不怠善矣人之  
進道惟問其志取必曰漸勤則得多山雷至柔后爲之穿螺蟲至  
弱木爲之弊夫雷非后之鑿蠹非木之鑽然而能曰微脆之形陷  
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  
足佳故學者所曰飾文選顏延之秋胡詩注作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  
雅學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避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羣臣  
並參侍見待崇禮不供藝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  
此汝親所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  
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曰立身其庶矣乎孔叢子連叢上又見  
藝文類聚五十五

孔安國

安國字子國、臧從弟、武帝時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出爲臨  
淮太守、

尚書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曰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曰黜八索，述職方，曰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曰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曰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曰恢弘至道，示人主曰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

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呂闢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目傳授，裁二十餘篇。呂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呂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曰書遺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呂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呂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曰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呂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呂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呂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

經籍道息用不復呂間傳之子孫呂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文選唐石經尚書宋板尚書注疏本宋巾箱板尚書仿岳板尚書

### 古文孝經訓傳序

孝經者何也孝者人之高行經常也自有天地人民呂來而孝道著矣上有明王則大化湧流充塞六合若其無也則斯道滅息當吾先君孔子之世周失其柄諸侯力爭道德既隱禮誼又廢至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亂逆無紀莫之能正是日夫子每於閒居而歎述古之孝道也夫子敷先王之教於魯之洙泗門徒三千而達者七十有二也貫首弟子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性也至孝之自然皆不待論而寤者也其餘則惟性憤憤若存若亡唯曾參躬行匹夫之孝而未達天子諸侯呂下揚名顯親之事因侍坐而諮問焉故夫子告其誼於是曾子喟然知孝之爲大也遂集而錄之名曰孝經與五經並行於世逮乎六國學校衰廢及秦始皇焚書

坑儒孝經由是絕而不傳也至漢興建元之初河間王得而獻之  
凡十八章文字多誤博士頗目教授後魯恭王使人壞夫子講堂  
於壁中后函得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載在竹牒其長尺有二寸字  
科斗形魯三老孔子惠袍詣京師獻之天子天子使金馬門待詔  
學士與博士羣儒從隸字寫之還子惠一通目一通賜所幸侍中  
霍光光甚好之言爲口實時王公貴人咸神祕焉比於禁方天下  
競欲求學莫能得者每使者至魯輒目人事請索或好事者募目  
錢帛用相間遺魯更有至帝都者無不齋持目爲行路之資故古  
文孝經初出於孔氏而今文十八章諸儒各任意巧說分爲數家  
之誼淺學者目當六經其大車載不勝反云孔氏無古文孝經欲  
矇時人度其爲說誣亦甚矣吾愍其如此發憤精思爲之訓傳悉  
載本文萬有餘言朱目發經墨目起傳庶後學者覩正誼之有在  
也今中祕書皆目魯三老所獻古文爲正河間王所上雖多誤然

曰先出之故諸國往往有之漢先帝發詔稱其辭者皆言傳曰其實今文孝經也昔吾逮從伏生論古文尚書誼時學士會云出叔孫氏之門自道知孝經有師法其說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謂爲天子用樂省萬邦之風曰知其感衰衰則移之曰貞感之教淫則移之曰貞固之風皆曰樂聲知之知則移之故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又師曠云吾驟歌南風多死聲楚必無功卽其類也且曰庶民之愚安能識音而可曰樂移之乎當時眾人僉曰爲善吾嫌其說迂然無曰難之後推尋其意殊不得爾也子游爲武城宰作絃歌曰化民武城之下邑而猶化之曰樂故傳曰夫樂自關山川之風曰曜德於廣遠風德曰廣之風物曰聽之脩詩曰詠之脩禮曰節之又曰用之邦國焉用之鄉人焉此非唯天子用樂明矣夫雲集而龍興虎嘯而風起物之相感有自然者不可謂母也胡笳吟動馬蹀而悲黃老之彈嬰兒起舞庶民之愚愈於胡馬與嬰兒也

何爲不可曰樂化之經又云敬其父則子說敬其君則臣說而說者曰爲各自敬其爲君父之道臣子乃說也余謂不然君雖不君臣不可曰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曰不子若君父不敬其爲君父之道則臣子便可曰忿之邪此說不通矣吾爲傳皆弗之從焉也

古文孝經  
日本國本

### 家語序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疏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繇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曰巧意而爲枝葉孟軻荀



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曰：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繇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于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目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呂付掌書與典禮，眾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于是因諸公卿大夫，私召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召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曰自己自有所傳也。是曰皆不收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元王廣謀明何孟春注家語皆  
成此序呂爲王肅作又載孔衍

上書云安國撰次家語值巫史書不行則曰此序為安國作毛晉重刻北宋本家語別有王肅序全篇肅不言安國撰次也疑此序及孔衍上書皆後人依託

祕記

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抱朴子內篇至理

良本師四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

雖為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

其死耳同上

孔衍

衍安國孫成帝時為博士案西晉亦有孔衍字舒元別是一人

上成帝書辨家語宜記錄

臣聞明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小善所召能口其明聖也陛下

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無言不悉命通才大夫校定其義

使還載之文曰大著于今日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

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帝之煥然，周王之或或，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淵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曰經學爲名，曰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曰：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况孔子家語，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近世小儒，曰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孫卿之書，曰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尚見其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難乎。臣之愚，曰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曰聞。家語後敘未附記，孝成皇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眾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辯之云云。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而

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  
立案此文疑後人依託

孔光

光字子夏安國從曾孫元帝時爲議郎舉方正除諫大夫左遷  
虹長自免歸成帝卽位徵拜博士呂高第爲尚書轉僕射遷尚  
書令諸吏光祿大夫領尚書事永始中爲光祿勳遷御史大夫  
綏和初左遷廷尉進左將軍代翟方進爲丞相封博山侯建平  
中免元壽初徵拜光祿大夫給事中進御史大夫代王嘉爲丞  
相定三公官更爲大司徒平帝卽位徙太傅又徙太師歸老元  
始五年卒年七十謚曰簡烈侯

上書對問日蝕事

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感彊侵  
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善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  
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

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朧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珍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言謹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符命正厥德言正德曰順天也又曰天棗誕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

明無可疑惑。漢書孔光傳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

舉成公敞封事

臣曰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  
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誠恐一  
旦顛仆無言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曰久次轉遷非有蹕絕之  
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  
漢書孔光傳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云云

奏罷減樂人員

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  
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  
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  
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那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  
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靈

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  
拊員二人給威德主調箎員二人聽工呂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  
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  
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繩  
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  
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  
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  
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  
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竿  
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  
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  
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鈺  
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謚員三人齊謚員六人竽瑟

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  
桐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  
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

漢書禮樂志哀帝性不好音及即位下  
詔罷樂府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

條奏限名田奴婢

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  
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  
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

名田為吏食貨志此下有犯者已律論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

入縣官漢書哀紀緩和二年六月有司條奏又見食貨志上哀帝  
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

奏廢  
不行

奏請議毀廟

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



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目為迭毀之次當  
日時定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漢書韋玄  
成傳哀帝

卽位丞相孔光大司空  
何武奏言云云奏可

奏諫復留傳遷  
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  
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日災異  
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歸遷故郡日  
銷姦黨應天戒漢書孔光傳太后從弟子傳遷在左右尤傾邪上  
免官遣歸故郡傳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  
大司空師丹奏言云云卒不得遣  
復為侍中畜於傳太后皆此類也

奏劾王嘉

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漢書王嘉傳光祿大夫孔光左  
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

勳馬官光祿大夫龔勝  
劾云云遂可光等奏

奏徙母將隆

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免昭無辜不宜處位在申土漢書  
母將隆傳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際不甚  
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

奏徙張由史立

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為國家結怨於天下曰取秩遷獲

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庶人徙合浦漢書孝元馮昭儀傳中郎謁

詛上及太后察驗無所得中謂者令史立責問馮太后馮太后自  
殺由曰先告賜爵關內侯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

奏徙董賢家屬

賢質性巧佞翼姦曰獲封侯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

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費曰萬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

蹇至不為使者禮受賜不拜罪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

不悔過乃復曰沙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

玉衣珠璧曰棺至尊無曰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

收沒入財物縣官諸曰賢為官者皆免漢書佞幸傳董賢與妻皆  
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

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  
診視葬復風大司徒光奏賢

奏遣紅陽侯王立就國

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消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後白

呂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眾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

疑難曰示來世成繼祿之功請遣立就國  
漢書王莽傳上紅陽侯立太后親弟莽呂諸父

內敬憚之乃復令光奏

奏不聽王莽讓宰衡

賞未足曰直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  
漢書王莽傳上莽

號還安臨印職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云云

安臨親受印鞞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

多皆止于公公欲自損曰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曰時成

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曰尊皇后非為公也功顯君戶止

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

信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胝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

漢書王莽傳上莽固讓太后下詔問光等光等曰云云奏可

立嗣議

禮立嗣曰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曰尚書般庚殷之及王

為比中山王宜為嗣

漢書孔光傳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翟方進王根曰為定陶王宜為嗣光獨曰為云

云又見宣元六王傳作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

滔于長小妻適始等坐罪議

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

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弃去適始

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曰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

漢書孔光傳

丞相遣郡國計吏敕

元壽二年曰丞相為大司徒郡國守丞長史上計事竟發遣君侯

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所計掾吏各一大音聲者上答又讀

五條詔書敕讀畢罷遣敕曰

詔書殿下禁吏無苛暴丞長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  
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憂百姓困於衣  
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曰賑贍之無煩擾奪民時公卿  
曰下務飭儉恪今俗奢參過制度日日益甚二千石務曰身帥有  
曰化之民冗食者請論曰法養視疾病致醫藥務治之詔書無飾  
廚傳增養食至今未變或更尤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  
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曰聞官寺鄉亭漏敗垣墻墮壞治所無辦  
護者不稱任先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石勿聽漢舊儀永樂大典  
官志一注北堂書抄  
本又引見續漢百

七十九合訂成篇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十三終